

一字之改： 大块和整块

●王乾荣

鲁迅《无常》一文有云：“当还未做鬼之前，有时先不欺心的人们，遥想着将来，就又不能不想在整块的公理中，来寻一点情面的末屑，这时候，我们的活无常先生便见得可亲爱了，利中取大，害中取小，我们的古哲墨翟先生谓之‘小取’云。”

本句中“整块”一词，鲁迅初稿为“大块”。他后来为什么

把“大块”改成“整块”呢？

因为“大块”是就物体的形体大小而言的，“整块”则是就其完整与否而言的。这里说的“整块”，与后面的“末屑”相对，而“公理”又与“情面”相对。那么“情面”岂不成了从这“整块”中所寻得的细碎的部分——“末屑”。

一字之“改”，从阴间看阳间，对照此文中“对付别人要滴水不露的公理，对自己总还不如虽在阴司里也还能够寻到一点私情”之句，觉得真是太有嘲讽意味了。

鲁迅思维，何其缜密。



岂能以丑为美

文/赵威 图/马宏亮

不是我不懂，是这个世界太疯狂。

点开某直播平台，常被带货主播吓得胆战心惊：有的把脸涂得惨白、嘴唇涂成黑色，嘴型夸张，反复吆喝“原价899，关注我只要199”；有的披头散发、张牙舞爪，表演“魔性”；有的衣着暴露、满嘴脏话，时而哭泣，时而大笑。

浏览新闻时，有时也会遇到令人震惊的事件：山西网警不久前破获一起案件，张某脖子上拴着狗链，在地上爬行，王某牵着张某，并不时向其泼洒墨汁，场面低俗不堪。原来，这是一场直播，两人相约在人多热闹的广场上表演“遛狗”，以博眼球。

再看“饭圈文化”，互撕谩骂、拉踩引战、侮辱诽谤、恶意营销等行为层出不穷，甚至有人滑向犯罪深渊。“饭圈”乱象已经溢出娱乐圈：爱慕虚荣者，三观跟着五官走；寡廉鲜耻者，肆意造势、疯狂“圈粉”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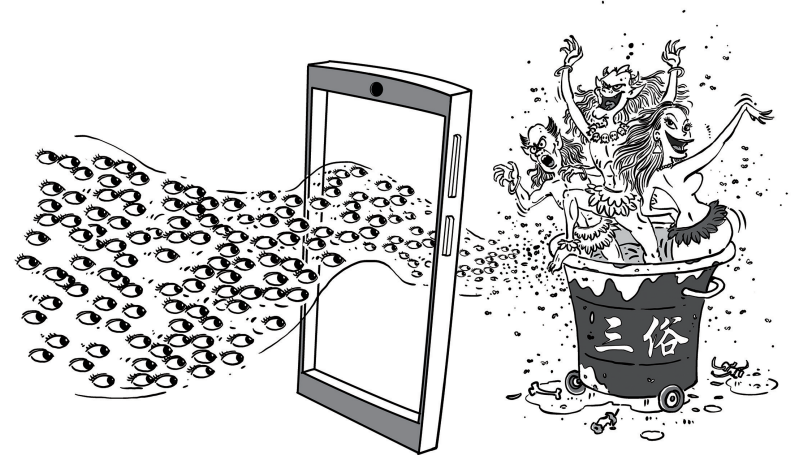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现象的庸俗、低俗、媚俗让网友直呼“上头”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。眼球经济和流量至上的观念助长

了审丑文化的流行，加上算法“巨兽”，媚丑信息因引流效果好更容易被推荐给受众、影响受众，产生信息茧房效应，最后形成恶性闭环。

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·波兹曼曾告诫：“毁掉我们的，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，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。”网络时代，价值取向多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审丑可以取代审美，理性和包容不能变成对丑恶、浮夸、奢靡的庇护。

2000多年前，孔子在欣赏《韶》乐时不禁发出感叹：“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”大意是，真正的美不仅能给人感官上的愉悦，更能让人领会到仁德的崇高力量。200多年前，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提出了相近的命题：“美是道德的象征。”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感悟到：崇高的，必然是美的。新时代需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，审丑文化大行其道，显然与这一要求背道而驰。

驱散乌烟瘴气，荡涤恶俗媚丑，已刻不容缓。



外国人学汉语趣事

文/瓜田 图/王成喜

学习外语，对任何国家的学生，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我们最熟悉的，当然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时候发生的种种趣事。

一位初通汉语的外国女教授到中国访问，中国的一群教授在饭馆里招待她。席间，一位男士起身离席，边走边低声解释道：“我去方便一下。”

客人半懂不懂地问道：“他去干什么？什么叫‘方便’？”

有人轻声告诉她：“‘方便’就是去洗手间。”女教授第一次知道，如厕还可以说成“方便”。

过一会儿，男士回来了，他很热情地对外国客人说：“教授，很欢迎你来到中国。一会儿你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一起照照相，留作纪念！”

女教授大惊失色，继而，怫然作色道：“谢谢。方便的时候也能一起照相？你们疯了吗？”

民国年间，一位外国人参加中国人的婚礼。外国人出于礼貌，赞美了新娘的美丽。新郎心里高兴，但还是要做客气状，连连拱手答谢说：“哪里！哪里！”外国人哪里知道，这是中国人的谦辞，此“哪里”非彼“哪里”，与where已经毫不相干了。他仍然按照where的理解，一本正经地指认起来：“哪里都很美啊，譬如鼻子，再譬如眼睛，还有下巴……”这位外国朋友很奇怪中国人要求“一一坐实”的较真儿，新娘和新郎也因外国友人的辛苦紧张出了一身汗。

一个中国教授跟他的外国学生说，明天是周末，请他到家里吃顿便饭。

第二天，这位外国留学生面对着教授准备的一桌子丰盛的菜肴，喜出望外，感动地说：“老师，您这不是一般的小便饭，是大便饭！”

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了一阵子汉语后，有许多新发现。他发现中国人真的很勤劳，街上的饭馆都到处提醒人们起早做事情：早点！早点！他还发现，中国民族自信心很足，相比之下，宣传的词汇就显得贫乏了，到处挂着的牌子上，写着“中国人民很行”“中国建设很行”“中国农业很行”……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了中国的老师，并建议把千篇一律的“很行”改动一下，换上“伟大”呀，“遥遥领先”呀，等等。老师说，这不能改。你看得不仔细，那是“银行”！

让外国学生最抓狂的，是汉语中一些看似意义相反的表达，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，而同一个词汇或者句子，却能读出相反的意思来。

“有好果子吃”和“没你好果子吃”是一个意思。“大败敌军”和“大胜敌军”，“注意危险”和“注意安全”，“打扫卫生”和“保持卫生”，“做梦去吧”和“别做梦了”，“好热闹”和



好不热闹”，“一会儿”和“不一会儿”，“没几个了”和“只剩几个了”，“小心水洒了”和“小心水别洒了”，“烟头儿”和“烟屁股”，“救火”和“灭火”，“差一点摔倒”和“差一点没摔倒”，其实都是一个意思。

而“想一个人”和“想穿多少就穿多少”，这种句子，一个字都不差，但意思完全不同。“想一个人”，可以是想念一个什么人，也可以是想自己单独地待着。“想穿多少就穿多少”，既可以理解为“衣服很充足，想穿多少件都不成问题”，也可以理解为“穿衣服不受限制，想暴露多少，由你自己定”。

汉语中的同音词，也很折磨人。看字形，可能是同一个汉字，但读音和词义却大不相同。

人要是行，干一行，行一行；人要是行，干一行，不行一行。一行不行，行行不行。

这个句子里的“行”，有时候是“可以”的意思，读xíng，有时候是“行业”的意思，读háng。中国人读这个句子，也要琢磨一下，避免读错，刚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发蒙，是不足为怪的。

今天下雨路滑，我骑车差一点摔倒。还好，我一把把把把住了。

这四个“把”字的整齐排列，也足以让外国学生发疯。第一个“把”是量词，“一把”在这里做状语。第二个“把”是介词，与第三个“把”（名词）组成一个介词结构，第四个“把”是动词。“把把”在这里是一个介词结构，有的时候也会是一个述宾结构。如“我骑车一只手把把，一只手提东西”，这里的“把把”，就是述宾（动宾）结构了。

我们说了半天外国人学汉语的笑话，其实，我们学外语的笑话，一点也不会比他们学汉语少。我们谁不是在人家的笑声中成长起来的？真个是：人生在世，无非是笑笑别人，再让别人笑笑自己，岂有他哉！